

朱子大全

冊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七

行狀

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
勸農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營
田使兼行宮留守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
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光祿大夫
劉公行狀代平父作

本貫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五夫里

曾祖民先故任承事郎累贈太子太保妣黃氏彭
城郡夫人

祖韜故任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謚忠顯
累贈太師妣李氏秦國夫人繼呂氏韓國夫

人

父子羽故任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累贈

少傅妣熊氏福國夫人繼卓氏慶國夫人

公諱珙字共父其先蓋長安人唐末避地入閩遂爲建人六世至忠顯公仕始通貴靖康中守真定有功京城失守虜人得之欲以爲將相義不辱而死少傅公紹興初佐川陝宣撫使軍事保障梁益爲中興名臣公其長子也生有奇質英晤絕人少長從季父屏山先生受書知刻苦自厲屬文敏有思致一時鄉先生皆歎以爲不可及始以忠顯公死節恩補承務郎舉進士一上中紹興十二年乙科調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監潭州南嶽廟以歸杜門讀經史書討論纂述益務其遠且大者秩滿差主管西外敦宗院未赴遭外艱既禫而韓國夫人薨持重終喪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權祕書省校勘書籍官禮部郎官中書舍人時秦

丞相當國用事一日微示風旨欲爲其父作謚以公不亟奉行也怒風言者論去之踰年秦丞相死乃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大宗正丞未就職改祕書丞兼權吏部郎官卽真尋除監察御史避薦者復還故官公前在銓曹時苦吏爲姦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幕設案於庭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繙閱與吏辯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間攝侍郎引選人改官班占對詳敏天子悅焉且聞其能檢柅吏姦故因其引嫌復委以選事兼權祕書少監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會金虜渝盟天子震怒將悉銳師北向以雪讎恥復土疆一時詔檄多出公手詞氣激烈聞者感奮或至泣下御史杜莘老旣擊侍醫王繼先逐之又論宦者張去爲遂以忤旨左降公不草制奏留之莘老得不去從車駕視師建康兼權直學士院旣而車駕將還臨

安江淮軍務未有所付張忠獻公方典留鑰衆望屬之而
詔乃以楊存中爲宣撫使中外大失望公不書錄黃奏論
其不可上怒顧宰相曰劉珙之父爲張浚所知其爲此奏
意專爲浚地耳宰相召公喻旨且曰再繳累且及張公公
曰珙爲國家計故不暇爲張公謀若爲張公謀則不爲是
以累之矣命再下執奏如初存中命乃寢未幾真除中書
舍人直學士院召入草制立建王爲皇太子今上皇帝旣
卽位詔公借禮部尙書使金國是時南北甫罷兵始爲鈞
敵之禮虜意不可測公受命慷慨不復問家事入辭母夫
人戒家人悉裘葛兼副以行曰藉令不死歸未可期也副
使某者以選置官屬不公抵罪上以公辟召無所私手札
褒諭之尋以議禮不決未出疆而還然公於是時固以其
死許國矣在掖垣凡三年事有不便者知無不言嘗有詔

問足食足兵之策公以擇將帥核軍實爲對甚悉會有太白經天旱暵飛蝗之變詔復問近臣闕政公又奏曰太白兵象也旱蝗蠱氣也今仇虜窺覲哆然未厭而國家因仍縱弛有賞無罰諸將專事刻剝以媚權倖取官爵士卒怨之有甚於仇敵者且輿土未復地狹民貧而費用日滋征求日廣爲監司者不卹郡爲郡者不卹縣爲縣者不卹民至或重爲貪虐以肆其心則百姓之苦於官吏亦不異於士卒之仇將帥也然則天人相與之際夫豈偶然而已哉欲救其失唯當信賞必罰以肅將帥之心痛懲刻剝以固士卒之志節浮冗練軍實精擇郡守誅鉏臧吏以厚吾民之生而是數者之得失則又係乎人主之心誠與不誠耳陛下審能擴恭儉日新之德屏馳騁無益之戲登崇俊良斥遠邪佞常使日用之間有以養吾之誠而無害焉則夫

數者固將有所依以立而災異之變庶乎其可銷矣間又嘗爲上言應敵無一定之謀而彊國有不易之策今日和曰戰曰守者皆應敵之計因事制宜不可膠於一說者也若夫不易之策則必講明自治之術博詢救弊之原毋事虛文專責實効使政事脩舉國勢日彊然後三者之權在我唯所用之無不如志今議者自紛紛於末流而於其本未有言者臣竊爲陛下憂之上皆納焉故將田師中死其家請以沒入王繼先園第爲賜詔許之公以師中久竊兵柄無尺寸功貪饕刻剝爲國家斂士卒之怨不當予方爲繳奏以聞而其家復以請公以錄黃稽程被詰亟奏俟罪而持之愈力於是乃不果賜有迪功郎李珂者以關通近習得補官而自奏求爲督府掾詔除已下公奏曰珂名品至卑不繇召見敢以劄子非分祈恩非所以嚴堂陛之勢

杜邪枉之門也且今邊陲大計方倚督府爲重官屬尤當
審擇如珂小人非惟不堪此選政恐或能妄作以沮撓其
事機也奏上改除珂樞密院編修官公論執益堅乃罷之
然亦竟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而宰相亦有陰忌公者隆
興元年冬除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明年改衢州始至委事
僚屬一無所問人以公未更治民意其懵於事或不屑爲
者旣乃一旦悉取而自爲之辨察精明區處的當羣下斂
手不能有所爲人始大服先是吏員猥衆公視員外置者
悉罷之受租米輒使民自操量槩其發鈔銷簿亦皆有法
人甚便之會湖南旱飢官吏不之恤而郴州宜章縣方抑
民市乳香期會峻迫有李金者乘衆怒奮起爲亂衆餘萬
人南逾嶺徼分道犯英韶連廣德肇慶封梧賀州之境
旁入道州桂陽軍殺掠萬計州縣不知所爲至斂民間金

帛賂之以免由是賊勢日盛而帥守監司更共蔽匿不以實聞賊遂犯宜章陷桂陽聲震遠近朝廷憂之以公爲敷文閣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是歲乾道元年也公以五月入境則賊衆已數萬人矣公聲言發郡縣兵討擊且檄鄰道謹斥堠守隘塞聽期會而亟以實奏請下荆襄發卒奔命又度此章下或已歷旬時失幾會則移書制置使沈介曰請毋須報而亟遣以來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不敢以累公也介爲遣兵詔亦報如公請然皆未有至者賊勢愈盛而湘陰縣橋口鎮羣盜劉花三李無對者又竊發距城郭僅六十里人情益震公亟簡州之役兵得三百人使部將趙彥帥之合巡尉兵以行下令戕舟發梁募有生得盜者錢若干得其首者錢若干凡盜所挾贓無多少悉給捕者不數日彥等擒捕三十餘人公悉以便宜誅之梟

首於市餘益走多溺死其散入墟落者又爲村民縛以送府又悉誅之奏將尉有功者皆被賞於是威聲大振吏士用命人心少安六月制置使所遣游弈軍統制田寶乃以千人至居數日鄂州水軍統制楊欽又以千五百人至公知其暑行疲惫悉爲發夫迎之數程之外代其任負以行軍士固已歡呼感激及至撫勞犒賜又皆豐飫過望諸軍益喜盡死力欽故羣盜楊么部曲公知其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度使率其衆鼓行而前下令境中凡軍民討捕有功者皆以率受賞其賊所誘脅能相捕斬以詣吏者亦除罪受賞有差是月晦田寶大敗李金於郴州城下追奔二十餘里殺獲甚衆七月楊欽敗賊黨田政尹寬等於桂陽鄂將谷青王翌又各以二千人至公遣扼宜章大路以分賊勢通糧道而欽連戰破賊遂入宜章八月鑾龍岡下賊兵

數萬自辰至申官軍稍却欽被髮大呼策馬橫衝之賊分爲兩其前列精兵殲焉餘皆遁走進至莽山賊徒曹彥黃拱遂執李金與其腹心黃谷以降欽因窮追深入盡誅其酋豪而其支黨脅從者尙衆皆竄入山谷間公喻欽等卻兵而使人賁榜聽其自詣則皆相率聽命歲盡師還李金黃谷等數十人皆伏誅其降者公皆稱詔給據納兵復故田宅蓋以千數曹彥黃拱皆奏補官而厚撫之旣乃第錄諸將功狀列上又盡得其實不以一毫有所私上嘉歎再三詔以爲敷文閣直學士且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旣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甚副朕意卿其益勉之哉賊地旣定境內正清公乃喟然歎曰吾豈樂殺人哉向者軍興令不可以不肅而今而後庶有以

亮吾心矣吾豈樂殺人哉自是一意於撫摩之政且爲請
於朝曰今欲懲既往之失銷未形之患莫若擇守宰寬賦
斂以安吾民而已不此之圖一李金死一李金生臣恐湖
南自是無寧歲也奏留鄂兵戍郴桂而益廣蒐募以補忠
義親兵之缺厚其恩意嚴其紀律而時訓習焉於是湖南
隱然爲重鎮方地數千里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潭州故
有嶽麓書院真廟特賜以敕額給田與書經亂蕪廢公一
新之養士數十人延禮修士彪君居正使爲之長而屬其
友廣漢張侯棫敬夫時往遊焉與論大學次第以開其學
者於公私義利之間聞者風動三年召還見上首論獨斷
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
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奔僉謀徇私見而有獨
御區宇之心焉則適所以蔽其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

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矣又論稅絹退剝羨餘和糴之弊又論州郡禁軍紀律不明驕惰自恣宜遴選武臣之奮行伍習戎事者使爲將副而貴游子弟閤門國信五房出職之輩不得與焉則州郡之軍政庶乎其可脩矣上然其言以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閒復從容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獨以爲高帝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敬信而其功烈之所就不止於是而已矣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我唯其移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此綱旣立則雖事物之來千變萬化而在我常整整而不紊

矣惜乎當是之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上亟稱善是歲小不登公請亟詔監司郡守先事條畫來年荒政所宜不者亦使任其無他又奏州兵營伍教戰之法甚備上由是益知公學問精深忠義慷慨可任大事十一月擢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公辭謝不獲乃就職因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材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爲多願陛下亟召用之上可其奏以次登用焉公以西府本兵柄於諸將之能否不可以不周知乃自諸管軍統制官下至裨佐日召三數人從容與語得其材用所宜輒筆識之以待選用一日上顧輔臣圖議恢復公奏曰復讎雪恥誠今日之先務然非內脩政事有十年之功臣恐未易可動也同列有進而言者曰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奈何拘此曠日彌久之計且漢之高

光皆起匹夫不數年而取天下又安得所謂十年脩政之功哉公曰高光唯起匹夫也故以其身蹈不測之危而無所顧陛下躬受太上皇帝祖宗二百年宗社之寄其輕重之勢豈兩君比哉臣竊以爲自古中興之君陛下所當法者惟周宣王而已宣王之事見於詩者始則側身脩行以格天心中則任賢使能以脩政事而已其終至於外攘戎狄以復文武之境土則其積累之功至此自有不能已者非一旦率然僥倖之所爲也上以公言爲然四年七月詔兼參知政事公方與一二同列夙夜悉心竭力益圖所以敘進人材寬養民力討理軍政務以成上意之所欲爲者蓋除福建鈔鹽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錢又蠲累年逋負金錢穀帛巨億計而公尤以輔成上德振肅朝綱抑僥倖獎廉退爲己任進則盡言無隱退亦未

嘗輕以詞色假人苟清議之所不與不以親故而有所私也。以是近倖仄目而流俗亦多不悅公者。先是潛邸使臣龍大淵曾覲者。憑恃舊恩。暴起富貴。公論不平者累年。上一日發寤。逐去之。未幾而大淵死。上顧憐覲欲還之。公力陳其不可。且曰。此曹奴隸耳。憐之則厚賜之可也。今引以自近而賓友接之。至使得以與聞機事。進退人才。則臣懼非所以增盛德之光華。飭治朝之綱紀也。上納公言爲止。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謁告。至淮上還。密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執政召之。諸公相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公曰。薦士吾徒之責。可不知耶。明日請曰。此人名微位下。陛下何自知之。上以琪告公。又請其所以薦上。曰。卿自問之。公退坐堂上。呼吏作頭引追之。琪至。公詰其故。授牘使對。琪恐懼不能置辭。久之。公乃叱使責戒勵狀而去。無何楊守

來言前琪過郡稱受密旨增所築新城若干尺諸公請之初未嘗有是命也公既與諸公合奏請其罪罷之因奏自今聖旨不經三省密院者所下之官皆請俟奏審乃得行上欣然從之公卽從密院移中外諸官府而內侍省與焉明日忽復有旨前奏審事勿行因諭諸公卽如此則或須一飲食亦必奏審乃得邪公卽以藝祖熏籠事對退又與諸公合奏言曰朝廷者陛下之朝廷命令者陛下之命令臣等偶得備數其間典司出納而已非敢有所專也今方舉行舊典以正紀綱而已出復收中外惶惑竊恐小人有因疑似微以姦言上激雷霆之怒者願陛下察之上不悅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者耶時諸公雖更進懇請而公言尤激切故獨罷公爲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改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公入辭猶以開廣言路講明聖